



边看边聊

娄际成是著名的话剧演员,黄豆豆是舞蹈界的天才王子,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二位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但近日在话剧《呼命》中,他们却通力合作,共同塑造了一个感人的形象——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”吴孟超。

年届八旬的娄际成一站到舞台上就看不清他的年龄了。大段大段的台词依旧说得那么流畅、准确、传神,一场一场的重头戏仍然能处理、把握、拿捏得新意不绝、出神入化。他近日几乎同时挑起了两副重担,先后再现了陶行知和吴孟超两个艺术形象。尤其是后者,形似和神似二者俱佳:造型和带有特色的形体动作已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,而内心世界深入挖掘、人物关系处理的准确,更赋予了人物以生命,赋予了形象以光彩。

年岁毕竟不饶人,要娄际成再扮演青年甚至少年时期的吴孟超,显然是无法胜任的了。于是,编导

找到了黄豆豆。这真是一着妙棋,黄豆豆不仅同主人公一般矮小,一般机灵、活跃、幽默,而且,他对人物性格和气质理解与表现更是具有许多独特之处。作为一位舞蹈演员,他的肢体语言丰富多彩,在台上“摸爬滚打”通过台词与动作的有机结合,

娄际成和黄豆豆

过传忠

把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,引人入胜。难怪戏结束谢幕时,有的观众上台专门把花献给他。

总之,娄际成与黄豆豆的这次合作可以说是各显身手相得益彰,十分成功,这也说明了“本同末异”的各艺术品种是可以融汇贯通的。但这成功不只取决于他们二人,如果没有编剧和导演的大胆构思和独到创新,如果没有编导总体构思中的浪漫情调和写意风格,他们二人很可能没有同台的机缘。就是勉强凑在一起了,也可能不协

调、不顺畅,甚至闹笑话。现在,由于舞美设计的精彩,导演调度的简洁,给观众提供了充分广阔的想象空间,连老吴孟超在手术台上操作,小吴孟超却在台前奔跑这样的场面也能使观众全盘接受,这说明我们的话剧在创新理念上确实有了长足的跨越。

但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谈几句。这次他们二人的合作固然颇有光彩,但光柱下的影子里是否也暴露了一些问题?譬如,话剧界就真找不到一个青年吴孟超的扮演者吗?再譬如黄豆豆既然能“跨界”挑起如此重担,就不能领衔担纲干脆排一部舞剧《吴孟超》吗?或许,话剧界真的后继乏人,舞蹈界真的创作不够景气,那就把这些问题抓起来,切切实实干一番,使之结出更多的硕果来。

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,然而,文艺也是生产力,促使我们文艺更兴旺、更有活力,永远是广大观众的共同渴望,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。

从北京回来已整整三天了,但激动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。

1960年由于我先生调往国防单位工作,因此我也调到北京图强学校任教。我和图强学校的学生已分别了四十多年了,谁知他们还惦记着我,并千方百计地找我。去年总算联系上了,同学们商量策划着邀请我去北京,因为我怕他们花钱,婉言谢绝了,但他们却说:“你不想看我们这些学生?过去我们都听您老师的,这次就听一次学生的吧!”一席情深意切的话,说得我无法推辞了,十月份由我女儿陪同去北京。

一下车,就看到邵华来接我,他在学校时叫邵晓华,现在长大了,把晓字去掉,叫“邵华”。但我还是亲切地叫他小华。

师生情深

姚慧中

这孩子很坚强,初中毕业就分配到首钢当翻砂工人,瘦小的身材要干重体力活,但他整整坚持干了十年,而且干得很出色。经过他不断的努力奋斗,现在已成了著名的摄影师。

到了宾馆门口,吴小京已在那里迎接我们,他告诉我这宾馆的原址就是我们原来的学校,我怎么也想象不出,那么破旧的几间平房竟成了这么华丽的四星宾馆。一进房间,香气扑鼻而来,一大束美丽的鲜花放在桌上,这是同学们为我布置的,让我倍感温馨啊!

第二天一早一位姑娘一进门就把我抱住了:“姚老师你猜我是谁?我们好想你啊!”我抱住她的脸仔细端详了一番,这不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小姑娘李锦吗?现在还是那么苗条那么美。现在她自己创业,很有成就,她怕我受凉,特地买了一条丝巾,深情地帮我围上!

几天来,李锦和小华全程陪伴着我,看了我原先在北京工作时的住房和原来工作过的图强学校的分部。原来的分部成了地铁站,现在的图强学校是新盖的还是市重点呢!旧地重游使人格外留恋。

十三日是我们师生聚会的一天,来了二十多位同学,一见我都拥上来和



周修荣
相看皆知鬓丝垂
(电影导演名二)
昨日谜面:韩采萍何以传情(奥运金牌得主)
谜底:叶诗文
(注:用“红叶题诗”典故)

我亲切地握手,热情地拥抱,当时的场面,真是激动人心。四十多年前,他们一个个都是孩子,现在都已长大了,个个事业有成,真为他们高兴。宋平是我班的大队长,现在还是像个大姐姐,那么沉着稳重。任锦华送我一张贺卡并贴上了他穿军装的照片,是那么英俊潇洒,在贺卡上写着:“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,海角有涯,师恩无限”。张宪明小时候很调皮,现在已在一个公司当领导了。马英涛小时候一张圆圆的好像总在微笑,直到现在还是那么可爱。陈兵从小勇敢,现在有自己的企业,是个女强人。李少达和郑春铃是班上唯一的一对夫妇,陆鸣还在科研岗位上。田香月姐妹俩、孙亚明、刁伟刚、刘秋明、王志刚、何志芬、郑如兵、杨丽华等等都来了。

聚会一开始,放映了他们在幼儿园的集体照片及小时候的个人照片和简历,大家边看边乐。接下来同学们三三两两和我合影,这时小捣蛋曲曲南赶了二个多小时的路程来了,一见面抱住我就流泪,从口袋里摸出二张穿军装的照片给我,这是他15岁参军时的照片。吃蛋糕了,同学们让我切蛋糕,他们一个个排队领蛋糕,每领一块都说“谢谢老师”。

吃晚饭了,男女同学各一桌,中途同学一个个走来向我敬酒,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激动极了。酒席间都打长途电话来祝贺,因为他在重庆工作,长假刚回去,工作在身离不开,电话里再三要我“保重”。

饭后离别时同学们又一次和我拥抱,一次次地道别才依依不舍地离去,我眼眶红了。

我曾经说过“如有来世,我还当老师”,现在还要加上一句,师生之情,永系胸怀。



夜光杯

与谁同行

黄淮新



《心灵长谈》,发现这一本更宽更厚,简直有沉甸甸的感觉。

这两本书都是三联书店出版,厚重之外还突出一个“质朴”。《水魅》从头到尾没有一张图片,完全的素颜妆,《心灵长谈》是人物作品集,所以里面穿插了不少人物的照片,但总体感觉并不喧闹,淡然潇洒,乍看有如进入宝钗的屋子,“一色的玩器皆无”,然而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,全书90万字的文字本身才是重点。

真有那么话要说?通篇读完发现,杨格的这趟人物之旅的确说来话长。这部人物作品集,事实上是杨格作为沪上知名的女记者及撰稿人,自2000年开始至今十多年新闻写作生涯的一次总回顾,也是一趟冰雪精神的心灵之旅。在此期间,她采访了100多位活跃在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,通过千字素描、人物对话、长篇特写等形式,刻画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人物是一个个用脚跑出来的,字是老老实实一个个码出来的,这样的写作方法,或许在微博微信满天飞的今天看来有些“笨”,然而,经过了十多年的积淀,当这些人物的积累成多,从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之后,你就不得不惊叹什么叫气场强大。

一个个你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物,在杨格的笔下,一一呈现在你面前:秦怡、乔榛、闵慧芬、黄允、吕其明、吴思远、张静娴、马莉莉、方舟、马晓晖、唐俊乔甚至政协的老领导和普通的发型设计师……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,杨格走的仍是“雅正”一路,重点关注的是社会主流人物,不疾不徐,稳重有加。或许对这些社会知名人士的访谈,我们已阅读过无数次,但是在她的字里行间,你还是能读到一点与众不同的清新感受,亲切,流畅,有灵气,最重要的是,有作者自己的个性,有直指人心的悟性。

说是优点,这却也是杨格的新闻人物写作中饱受争议的一点:用散文化的笔法写新闻。或许这与她求学时念的是中文系有关,落笔显得更为感性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许多程式化的新闻写作戒律也早已打破,她的“新闻人物写作散文化”逐渐修炼



灶头间 (剪纸) 李守白作

成了独特的风格,并最终获得了业内专家的认同。

十年磨一剑。在这十多年间,杨格本人也经历了诸多身心的磨难:职场、情感的挫折一样没少过,甚至一度大病一场不能工作。故而此书以曾有过生死体验的电影配音演员乔榛的专访标题《心灵长谈》作为书名,实属大有深意。

风雨之后见彩虹。在此书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,杨格,这位来自贵州的彝族女子,也成了诸多朋友笔下的人物。擅长以文字为他人画像的她,最终自己也历练成为一位值得关注、令人敬佩的女性。

源深路是浦东新区知名度较高的马路之一,《上海地名志》中释:“初筑张家楼至六号桥段,名张六路。民国11年(1922年)疏浚咸塘浜,以原浦东塘工局董谢源深名改今名。”显然,源深路是以一位叫谢源深的人名命名的,这大概是上海保留的唯一一条以近代浦东人命名的马路。

《民国上海县志·人物》中说:谢源深,字志澄,号西山。出生浦东医药世家,光绪二十年(1894年)举人,“逆知

时局日危,文字不足以济变,决计不应会试,专致力于乡里公益。”1906年,联合朱有恒、朱有常等人上书上海知县汪懋琨

浦东的源深路和谢源深

薛理勇

创办浦东塘工善后局,任董事。塘工局的职能是“凡修培塘身,以及筑圩灌泥,开辟道路,修建桥梁、码头、渡亭……”实际上就是浦东的市政组织和领导机构。

《光绪上海县志》中记,浦东从陆家嘴到北洋泾之间的黄浦江沿岸旧称“东滩”,迟至从19世纪80年代起已陆续被外商的码头、工厂占据,多家外商抢占滩地时采取少报、瞒报土地以逃避征税,有的还继续向江心扩展来侵占土地。“浦左一带,厂栈林立,洋商地痞,朋比为奸,侵渔田亩,瞰领道契,纠纷无所不至。源深力持正义,不屈不挠,卒使就范。”谢源深率领工作人员走遍浦东,将浦东的建设规划呈上

印第安纳州的动物保护区有一只美冠鹦鹉名叫桃子。它是个语言天才,只要它乐意,什么复杂的词汇,听过一遍就能学得惟妙惟肖,并且不断重复。一天,一个志愿者对寻衅的黑猩猩骂出一连串脏话。桃子一转身,就一字不错地骂出了这段脏话。管理员普赖斯先生苦笑道:“鹦鹉一旦学会脏话,很难改正。”

老北京的养鸟人,最怵鸟儿不小心

骂脏话的鹦鹉

赵全国

趁早把它喂猫去”。桃子是受法规保护的,不能喂猫,也打不得,骂不得(怕它骂人词汇更丰富),做思想工作也不管用。只剩一个办法:今后全体工作人员在它眼前一定要检点语言。时间久了,没准它能改邪归正,成为满口敬辞的绅士。

基本上每天的八点档都是这样消磨,他做作业我喝茶,或者我做他的作业他喝会儿茶,当然我只代做手工劳动,偶尔点睛几笔美术画。这样的时最能使唤他,让亲脸蛋亲脸蛋,幸免耳朵咬耳朵,幸福得不知道为什么学校要减负。儿子自然有儿子的无可奈何,他抱着杯子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上下翻飞涂颜色,“妈妈,人家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我看来是胜不了蓝了。”

“滚蛋,你现在要是就能胜了蓝,我这个蓝死了算了。”我头也不抬回过去。

“那不是名人名言里这么说的么,他也没说青出于蓝而过一

温馨八点档

施政

段时间才能胜于蓝。”

“去,给我拿杯酸奶来。”我是大人,懒得跟小屁孩儿辩论。总是喜欢用饱满的颜色,湿润的宝蓝或者妖娆的紫色,所以儿子美术作业上有一只是紫色西装配宝蓝色内搭的大象,皮鞋底稍后用黑色扫过

后匀了一下,呈现出暗暗亮亮的灰……儿子举起来看了半天,问我:“这是什么?”我怒其不争道:“斯莱特林大象!”

“你不是最不喜欢蛇么?为什么要画斯莱特林大象?为什么不

学了“脏口”。沾上“脏口”的鸟,人见人嫌,无论如何不能留了。按都梁《狼烟北平》里的说法——“您

“你不是最不喜欢蛇么?为什么要画斯莱特林大象?为什么不

“可是,确实是紫色配蓝色比红色配黄色好看呀!”

“但是,我喜欢红色呀!呃

“……”其实,他是

“……”其实,他是

“……”其实,他是

“……”其实,他是

“……”其实,他是